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毛詩李黄集解卷四十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左周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郎

謄録監生臣李傳燮

毛詩集解卷四十一　　宋　李樗　黄櫄　撰

閟(筆位反)宫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

閟宫有侐(況域反)實實枚枚赫赫姜嫄(音元)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直容反)穋(音六)稙(徵力反)穉菽麥奄有下國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土纘禹之緒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子踐反)商至于文武纘大王之緒致天

之屆(音戒)于牧之野無貳無虞上帝臨女敦(古回反)商之旅克咸厥功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啟爾宇為周室輔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許宜反)是饗是宜降福既多周公皇祖亦其福女秋而載嘗夏而楅衡白牡騂剛犧尊將將(七羊反)毛炰(蒲包反)胾(側吏反)羮籩豆大房萬舞洋洋孝孫有慶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

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公車千乘成正反朱英綠縢徒登反二矛重弓直龍反公徒三萬貝冑直又反朱綅息炎反烝之升反徒增增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俾爾昌而熾尺志反俾爾壽而富黃髮台背壽胥與試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五蓋反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保有鳧繹音亦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武伯反及彼南夷莫不率從

莫敢不諾魯侯是若天錫公純嘏(古雅反)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多受祉黄髮兒齒徂徠之松新甫之柏是斷(音短)是度(待洛反)是尋是尺松桷(音角)有舄(音錫)路寢孔碩新廟奕奕(音亦)奚斯所作孔曼(音萬)且碩萬民是若

李曰閟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魯頌四詩惟閟宮獨為可疑如駉之詩言牧馬之事有駜之詩言君臣宴飲泮水言其修泮宫服淮夷雖其事僖公未能

盡之然所褒之事猶為可褒也至於閟宮之詩則所褒者非可褒之事也毀譽失真莫此為甚且如閟宮之詩言祀姜嫄后稷至於文武大王與夫郊天之祭魯以諸侯之國而祀姜嫄后稷周之先王不可也郊天之祭亦不可也此詩人乃盛稱祭廟與郊天之祭以示誇耀不亦過乎此詩序美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亦不可信詩序徒見詩中言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故附會以為復周公之宇殊不知詩人所言乃祝

頌之辭也如曰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與夫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皆是祝頌之辭若以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果為非祝頌之辭則是僖公果有萬有千歲乎故此序言復周公之宇亦為可疑也閟宮毛氏以為閟閉也鄭氏以為閟神也雖有詁訓不同或以為姜嫄之廟或以為周之廟非魯之廟也果為周廟何為頌僖公乎覩此詩言閟宮遂歷言姜嫄后稷文武大王之事其後遂言新廟奕奕則所謂閟宮乃魯之

廟也閟宫有侐侐清淨也實實廣大也枚枚礱密也閟宫如此其所祭者則姜嫄之類也故先述姜嫄之德言赫赫然顯著之姜嫄其德則正而不邪依賴上帝故生后稷而無有災害也無災無害即生民所謂不坼不副也彌十月而不為遲晚彌月不遲即生民所謂誕彌厥月是也是生后稷則天降之福其后稷教民稼穡則有黍也稷也先種後熟曰重後種先熟曰穋先種之稙後種之穉及大豆與麥凡所種所奄

之地使民因此而為稼穡也以此數種教民稼穡則有泰有稷有稻有秬秠有下土遂可繼禹之功焉當是時也洪水汜濫禹治洪水后稷教民稼穡此云纘禹之緒者蓋非禹之治洪水則雖后稷教民何自而施其功非后稷教民稼穡則雖禹治水民何自而食哉惟其禹施功於前后稷施功於後故此言纘禹之緒也蓋禹之治水后稷之教民稼穡其事雖不同其實相終始亦如契敷五教皐陶明刑其職固不同其

實相為表裏也后稷之孫實維大王此遂言周家之興本於大王居岐山而翦商夫翦商在武王之時而乃以為大王者蓋大王肇基王迹王迹既係大王肇始則翦商亦自大王始也至文王武王繼大王之業是時商紂暴虐天欲誅之武王乃致天之意届于牧之野無有貳心無有憂虞上帝臨視女必克勝也致天之届言武王至于牧野乃天之所致也觀下文言上帝臨女則致天之届可知也故能治商之師旅其

功無有不咸也咸皆也言功無不成也自赫赫姜嫄至於纘禹之緒其言與生民之詩相類自后稷之孫至於克咸厥功其言與大明緜之詩相類然魯以諸侯之國乃祀姜嫄后稷大王文武之廟則僭天子之禮明甚禮記曰大夫不得僭諸侯諸侯不得僭天子則魯豈可立姜嫄之廟邪左氏宋祖帝乙鄭祖厲王宋二王之後祖帝乙猶可也鄭以諸侯而祖厲王可乎鄭立厲王之廟猶魯立姜嫄之廟也使鄭出於宣

王之命則宣王為有罪也使魯出於成王之命則成王亦有罪也惟魯以諸侯之國而僭天子之禮如此故魯之三桓皆立桓公之廟蓋諸侯既立天子之廟則大夫亦立諸侯之廟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鄭氏注禮記但謂魯立文王廟以此詩觀之則非獨文王廟也至於姜嫄后稷大王之廟魯皆立之其僭如此詩人乃以為美何邪王曰叔父叔父周公也元子伯禽也古者長子為元子如所謂殷王元子是也成王

告周公立爾元子使侯歸於魯國大啟其疆土為周家藩衛翰屏之臣成王封伯禽於魯其餘則凡蔣邢茅胙祭焉既以此告周公矣遂命伯禽侯于東方既錫之以山川又錫之以附庸蓋錫之厚也附庸者不能五十里者謂之附庸以附屬於諸侯使諸侯統之也論語曰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是社稷之臣顓臾亦魯之附庸也春秋之時有邾國亦魯之附庸也鄭氏謂封以七百里欲其強於衆國鄭氏之說據

明堂位以為說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為有勳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竊嘗疑其說以為不然周公之封於魯為方百里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太公封於齊亦為方百里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則是魯之方百里也安在其為七百里耶詩人言大啟爾宇不過謂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其三等雖不同惟公侯皆方百里居上等焉詩人之言非謂方七百里而言也或者謂并附庸

之國而言之則未可知也周公之孫莊公之子謂僖公也言僖公以交龍為旂而承其祭祀其所秉之馬則六轡耳耳然而至盛其春秋之祭祀未嘗懈怠言四時祭祀無不致其敬謹故享祀無有差忒皇皇后帝此言祭天也皇大也皇皇大之至也皇祖后稷此又言后稷以配天也所謂郊祀后稷以配天是也其所享則用赤色之牛天亦享之宜之故其降福孔多也孔氏云魯不得徧祭五帝故直言謂天謂祭周所

感生蒼帝也孔氏以帝稱謂感生帝此則泥六天之說禮記明堂位曰成王命魯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祭統亦曰昔者周公旦有勲勞於天下周公既没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勲勞者而欲尊魯故錫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内祭則大嘗禘是也明堂位祭統皆漢儒所作故其所言皆未可信也魯諸侯之國也豈可賜周

公以天子之禮樂哉豈得行天子之郊祭哉禮運又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禮記之書如禮運以謂魯不當祭禘如明堂位祭統以為魯當郊禘其異同如此當從禮運之説明堂位祭統之言不可信也伊川嘗謂説者以為周公能為人臣所不能為之功故得用人臣不得用之禮夫人臣豈有不能為之功哉使功業過於周公人臣亦當為之天下之事非人臣為之誰為之邪此言可謂中諸儒之病矣以此

覩之則知賜魯之禮樂者非成王爲之使成王爲之則不足以爲成王也春秋書郊多矣大抵譏其僭春秋以爲僭而詩乃以爲美則知所美非美也漢末羣臣坐視社稷之亡不以爲恤乃作受禪碑紀其姓名以爲榮耀與此詩所陳以僭侈爲美何異左氏曰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禮謂先帝而后稷也夫先天而后稷固足以爲禮然不知諸侯而用郊禘果足以爲禮乎所謂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

流歡而問無齒決也然詩人所言者僖公未必能如是僖公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夫以四月之時而卜郊足以見非禮也卜至於四尤以見其非禮安在其為春秋匪解也哉安在其為享祀不忒也哉詩人之言大抵失之誇也周公皇祖此又言祭宗廟也上言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則是天與后稷以福之矣又言周公皇祖亦其福女以見其福之多也秋而載嘗言秋將祭則夏而楅衡以見其預備也周禮封人凡

祭祀飾其牛牲設其楅衡注云楅設於角衡設於鼻說文曰楅木有所逼束防牛觸橫大木其角則是楅設其角未嘗加於鼻也與周禮注不同楅衡毛氏與說文同毛氏以為楅衡設牛角以楅之也當且從毛氏說白牡騂剛公羊傳曰魯祭周公何以為牲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騂剛羣公不毛蓋魯之後世欲別周公之有勲勞故為此紛紛之別也犧尊之字春官司尊彝作獻尊鄭司農云獻讀為犧犧尊飾以翡翠王

肅云大和中魯郡於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以犧牛為尊一則以為飾以翡翠一則以為犧牛為尊其說不同然鄭司農之說則以犧讀為娑字王肅之說但以為犧尊王肅之議為優將將盛美也毛炰者周禮封人祭祀有毛炰之豚注云爓去其毛而炰之也胾謂切肉羹謂大羹鉶羹也大羹煮肉汁不和貴其質也鉶羹肉汁之有菜和者鉶其所盛之器籩則以竹為之豆則以木為之房謂足下跗也上

下兩間有似於堂房然是俎之房也既備此器以祀周公又設萬舞洋洋然而衆多明堂位所謂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也故孝孫得享其福祭祀既得其時犧牲既潔器用既備禮儀無忒故神降之福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俾爾熾盛而昌大俾爾長壽而臧善安彼東方之國俾使魯邦常如山之堅固不虧損不崩落如川之安静不震動不騰湧為君既享如此之福又有三卿作朋友亦享其福如岡如陵以見其

君臣並受其福如此之盛也所謂不虧不崩不震不騰未必常如此三壽作朋未必其臣如此蓋自不虧不崩至如岡如陵皆是祝頌之辭國人之祝其君皆願其君之壽考如言萬壽無疆未必其享無疆之壽也如言天子萬年未必享萬年之壽也蓋所謂萬壽無疆天子萬年皆是祝頌之辭未必其有是壽而祝之以為如此固未為害若君無徳而溢美之如此頌之所陳者不當如此也上章既美其祭祀此又美其

用兵也公車有千乘之富兵車之法左人持弓右人持矛弓矛之飾則有朱英緑縢朱英者矛之飾也緑縢者弓之飾也朱英則言以朱為飾緑縢則言以緑為飾而以縢繩之弓矛之飾如此又有二矛重弓所以備折壞也凡此皆言器械之備也器械既備而公徒之衆又至於三萬皆以貝飾其冑其甲以朱繩綴之烝者進也衆之進則增增然而多凡此皆言其強也惟其器械之備車徒之衆則可以當戎狄而荆舒

之國莫不懲艾無有敢乘我者以此見魯之強大也
明堂位曰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地
方七百里固不可信至革車千乘則大國之制實當
然也然按司馬法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
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出革車一
乘則千乘其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若以孟子所
言周公封於魯地方百里則無緣有千乘也若以明
堂位所言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則又不啻有

千乘司馬法之言既不合於孟子又不合於禮記不足信也當從包氏注論語以謂古者井田方里為井一井為乘百里之國適有千乘也惟百里之國適有千乘則魯地方百里當有車千乘矣雖然千乘之國有七萬五千人古者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故計千乘有七萬五千人今也公車千乘而公徒三萬者蘇氏曰大國之賦適滿千乘苟盡用之是舉國而行也故其用之也大國三軍次國二軍而已

此說是也天子之國不啻有六軍所用者惟三萬而已使舉國之人而盡用之則但可以一役苟不幸而敗則安得人人而復用之哉此天子之國所以止用六軍大國所以止用三軍也以春秋考之則僖公無三軍襄十一年經書作三軍明已前無三軍故也昭五年又書舍中軍若僖公有三軍則作之當書也自文至襄復減為二則舍亦當書也考僖公之世無作舍之文決知當時無三軍也蘇氏遂以僖公之時已

有三軍蓋萬二千五百人為軍二軍則有二萬五千人而但言三萬者舉大數也此說不然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大國三軍合三萬七千五百人但言三萬者數之成也若夫襄公作三軍則又不如此魯自僖公以前固有三軍也自伯禽以來已有三軍僖公興其國所以公徒三萬觀詩曰大啓爾宇既謂之大啓爾宇此安得無三軍邪伯禽以來已有三軍襄公所以作三軍者則以魯國三卿專魯國之權分三軍以為

已之賦故作三軍非是自襄公以來方有三軍也鄭氏孔氏言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其說亦不然鄭氏曰僖公與齊桓公舉義兵北當戎狄南艾荆及羣舒天下無敢禦之孔氏遂以為僖公之時齊桓為覇故知桓公舉義兵僖公之世用兵於戎狄荆舒者惟有僖公耳公會諸侯侵蔡蔡潰遂伐楚楚一名荆舒又是楚之與國故連言荆舒其伐戎狄則無文惟十年經書齊侯許男伐北戎其時蓋魯使人助之其說皆非

也魯僖征伐見於春秋者惟敗莒耳滅項耳伐邾耳
其齊侯許男伐北戎僖公不與焉孔氏以為魯使人
助之是增春秋之所無也至於伐楚盟于召陵此則
齊桓公之功齊桓公之功而魯以為功是貪他人之
功以為己有豈其然乎詩人之言但云僖公可以膺
戎狄懲荆舒如其不然則其言妄發之也正如泮水
之詩美僖公能服淮夷皆無是事而美之則膺戎狄
而懲荆舒未必不如其服淮夷也此下文言羣臣祝

頌之辭俾爾昌大而熾盛俾爾長壽而且富也其髮黃色之髮其背有台文之背祝其君之壽矣又欲得其臣之有壽考者相與講試其才力上文祝之以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又祝之曰俾爾昌盛而且大俾爾壽而艾八十九十曰耆艾非獨享耆艾也且至於萬有千歲秀眉而壽無有患害此皆祝之之辭也上文言三壽作朋又曰壽胥與試既曰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又曰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俾爾昌

而大俾爾耆而艾其辭如是之重復者葢祝之之辭不得不如是夫天保之詩言福禄曰以莫不增以莫不興以莫不庶其辭亦如此之重復者葢祝頌之辭其例如此也泰山巖巖言泰山巖巖而高也自此又言拓地之廣也泰山之高魯邦乃至其地泰山魯之望也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徐州之地泰山乃其境焉禮器曰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是齊人亦祭泰山也鄭康成注禮記曰魯祭泰山晉祭

河則魯亦祭泰山也泰山廣大故齊魯之境皆得祭之也龜蒙二山也觀春秋所書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則龜者魯地也論語曰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則蒙者亦魯地也故奄二山遂荒有而大其地至於大東東之極東海近海之邦也以至於淮夷之國皆來同盟而莫不率從於魯此乃魯侯之功也非獨此也又保有鳧繹之二山禹貢徐州嶧陽孤桐此繹即禹貢之所謂嶧陽也既保有此二山遂荒有徐方之

居至於海邦之國與夫淮夷蠻貊及彼南方之夷無敢不率從於魯莫敢不應諾於魯惟魯侯之意是順也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則魯之地因是至於泰山矣奄有龜蒙保有鳧繹則魯之地因是保有四山矣淮夷來同莫不率從僖公果能至是邪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僖公果能至是邪孔氏之說則以謂僖公之世東方淮夷小國見於盟會惟邾莒滕杞而已其餘小國及淮夷同盟不見於經蓋主會者不列

之耳其於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則曰僖公從齊桓伐楚而服之故言淮夷此皆附會其説正所謂癡人前説夢是也以僖公之事考之十五年楚人伐徐師于婁林則是徐為楚所服豈徐為僖公所服乎十六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會于淮乃齊桓公救鄭也非是淮夷從僖公也凡此考之經傳皆無是事則詩之所稱良可知也此下文又祝君以壽考也天錫僖公以大福矣又

使有秀眉之壽以保有魯國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常許必是二邑為鄰所侵故僖公從而興復之也左氏載鄭伯以壁假許田則許田本屬魯國也常者說者謂六國時齊有孟嘗君食邑於薛疑本是魯邑也復周公之宇而魯侯乃宴飲於內則令善其妻壽其母以至於大夫庶士無有不得其宜故能使邦國保而有之而受此多福且至於黃髮兒齒兒齒言壽徵也夫祝其君既享眉壽矣而又內而善其妻壽其母

外而庶士大夫無不得其宜故其祝君可謂至矣盡矣不可復加矣自此又言既享眉壽於是復修新廟也其修新廟則有徂徠之松新甫之柏於是斷斬之度量之其量之也有八尺之尋十寸之尺既量其材乃用松為桷有舄然而大作為君之正寢而且碩大新廟則又奕奕然而壯新廟或以為姜嫄之廟或以為閔公之廟然則所謂新廟者不必專指其人但言修其舊廟而作之也奚斯公子魚也閔二年慶父出

奔莒左傳曰以賂求共仲於莒莒人歸之及密使公子魚請不許哭而往共仲曰奚斯之聲也乃縊是奚斯乃公子魚也觀奚斯作者監護其功也其新廟之成甚長而且大萬民是若蓋言僖公之修泮水新廟不徇於意其順斯民之意也文公之時大室壞伯禽之大廟而至於屋壞足以見文公之不能盡孝道也令僖公之修新廟至於孔曼且碩以見僖公之孝也然觀是詩大抵其辭夸王氏曰周頌之辭約約所以

為嚴所美盛德故也魯頌之辭侈侈所以為誇德不足故也此說盡之矣夫魯頌所以為誇蓋其所謂誇者不以其事所當誇而誇之也自古人君常患德之不足不患名之不揚使無其德而求其名則雖為美辭以誇示天下天下後世其誰信之乎如秦始皇刻石為頌以彰德意其辭甚美有曰功蓋五帝澤及牛馬始皇之功果可以蓋五帝乎始皇之德果可以及牛馬乎不過誇為此辭以榮耀後世而後世誰以始

皇之功為蓋五帝而誰以始皇之澤為及牛馬也則是自欺其心也天下後世其可欺乎

黄曰先儒於此詩皆不能無疑而予獨於此詩見魯人之所以愛僖公而尊之者何其切且至也歐陽公疑之故闕之陳少南疑之故去之李迂仲疑之故辨之此數公不可謂不深於詩而不能無疑者不以詩論詩而以春秋論詩是以其心不能以自安也夫詩者所以曲盡人情而已故春秋多責備之辭而詩人

有祈望之意事之未然者皆人情愛之而願其如是也不明乎人之情而與之言詩必有泥而不通者矣且以春秋考之僖公在位三十三年其伐邾者四敗莒滅項者一此魯之自用兵也其四年伐楚侵陳六年伐鄭是時齊桓公方稱伯主兵率諸侯之師而魯亦與焉春秋所記凡魯之自主兵者皆莒邾項之小國至其所伐大國皆齊晉主兵則膺戎狄懲荆舒奄龜蒙荒大東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

莫不率從在僖公果有是乎無是事而詩人言之則為誣不合於春秋而孔子取之又何其去取之自戾也吁以春秋而論詩豈我夫子之意哉夫子之意蓋曰僖公之得民心如此魯人之愛僖公如此則雖未有是事而詩人言之亦人情之所願欲也公人情之所願欲則夫子安得而不取凡人情之所在愛之之深者惟恐其尊之未至而尊之至者惟恐其言之不大愚觀此詩而嘆魯人之所以愛僖公而尊之者何

如此其不能自已也其一章則推原乎乃祖始生之祥發明乎後葉成功之本謂后稷出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自武王文王大王推而上之至於后稷又自后稷推而上之至於姜嫄以見周之所以興者其積累如此之遠也夫頌魯而言周者何也魯周同姓之國而僖公乃周公之孫也故其次章言周公有大功於王室而成王封伯禽於魯錫之以山川土田附庸以崇德報功親親尊賢也惟周公之德不可

忘而其子孫蕃衍盛大又有如僖公之賢侯者嗣之故其次章又言僖公儉而處已而致孝乎鬼神其奉祭祀無所不盡其得人心無所不至故詩人願之曰俾爾熾而昌壽而富俾爾昌而大耆而艾皆愛之不能已故言之不能盡既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又曰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又曰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言有盡而意無窮一倡而三嘆之以見魯人之所以愛僖公而尊之者如此其切且至也雖然詩人之意

猶以為未足故又祈之以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而盛言其威德之所加土地之所闢此皆頌之辭而欲其如是也孔子曰道千乘之國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僖公之治魯其幾是乎大學曰道盛德至善民弗能忘也魯人之尊僖公其謂是乎

黄曰商頌與夫小雅國風中數篇皆先儒講說詳且明矣茲不重復學者當以意逆之

那詁訓傳第三十　商頌

那祀成湯也微子至于戴公其閒禮樂廢壞有正考甫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大師以那為首

猗音伊與那與置我鞉鼓奏鼓簡簡衎我烈祖湯孫奏假綏我思成鞉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音格於赫湯孫穆穆厥聲庸鼓有斁音亦萬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懌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温恭朝夕執事有恪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李曰那祀成湯也微子為商之後故商之禮樂皆存

於宋至於七世傳之戴公其間禮樂廢壞亦非戴公之罪自戴公而上微子而下其所由來者漸矣有正考甫者得商頌之十二篇於周之大師宋之禮樂雖為廢壞然正考甫得商頌於周之大師是商之禮樂雖失之於宋而得之於周也孔氏曰周用六代之樂樂章固當有之故得有商頌也此說是也然商頌十二篇得之於周大師而今之商頌乃五篇者則是刪詩時又已亡其七篇矣孔子嘗曰夏禮吾能言之杞

不足徵也商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以商頌觀之非獨禮不足徵樂亦不足徵矣以本國之詩乃存之於魯豈非樂不足徵乎宋之國有用天子之禮樂者宋天子之後故得用天子之禮樂宋用之可也魯用之則非也襄公十年宋公享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荀罃辭荀偃士匄曰諸侯宋魯於是觀禮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舞師題以旌夏則是以宋與魯皆

當用天子之禮樂竊嘗以其說為不然夫魯僭用天子之禮樂乃當時習熟所聞不知魯之不當用與宋不同也况宋之所謂商頌者自湯以來祭祀商之君而作非頌宋之君也以魯頌頌僖公之德猶為不可豈可與宋並乎然宋與魯皆有頌而無變風鄭氏云宋王者之後也魯聖人之後也是以天子廵守不陳其詩蓋所以禮之也夫宋為王者之後有頌也魯聖人之後是不過為諸侯之國而已豈可與宋並哉宋

魯之無變風是適然耳善乎蘇黄門之説曰周之盛時千八百國雖後世陵遲力强相吞而春秋所見猶百有七十餘國變風之作先於春秋數世矣而詩之載於大師者獨十三國其不見於詩者豈復皆有説哉意者列國不皆有詩其有詩者雖檜曹之小邶鄘衛之亡而有不能已其無詩者雖燕蔡之成國宋魯之禮樂而有不能作事有適然而無足疑者此實至當之論蘓黄門具論風雅之前後愚嘗以其説為失

之鑿若此之類則不足疑也猗與那與毛氏以為歎辭蘇氏以為美辭猗嗟之詩毛氏注云猗歎辭也則是以為歎辭漢武帝紀云猗與偉與注云猗美也則是以猗為美故蘇黄門以猗為美猗與那與那者多也歎其功之多也美其功之多也二說皆無害言成湯功之多故奏此樂以享之也鄭氏以置為植言植我鞉鼓蓋以夏后氏足鼓殷人置鼓周人縣鼓成湯改夏之制植我殷家之樂歐陽以為但當言置不當

言植也鼓之小者持其柄搖之旁耳還自擊則其鞉不在於植也鞉鼓非植而乃謂之植則其說不攻而自破矣鄭氏之說以為鞉鼓不植貫而搖之亦植之類此皆強為之說也其奏鼓則簡簡然而和樂我烈祖祖乃成湯也湯孫則以此樂而升薦之故烈祖安我思成之人禮記曰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是也毛氏以烈祖為湯有功烈之祖則是以為契冥相土之屬觀此序言祀成湯所謂烈祖者

但成湯耳不當以為契冥相土之屬也鄭氏雖以烈祖為成湯而以湯孫為太甲覩頌之言湯孫者多矣豈可專以為太甲哉歐陽曰太甲至紂皆是也但不知所斥者何人也蓋當時之王主祭後世不知其誰也既以樂奏而烈祖來享矣其奏鞉鼓則又淵淵而和簫管之聲則嘒嘒而細其聲皆和平不相奪倫又依我玉磬之聲玉磬即書所謂鳴球是也樂之備奏如此必由赫赫之湯孫能使樂聲之和也大鍾曰鏞

鏞鼓則斁然而盛至於萬舞則又奕奕而閑有嘗之詩言設業設虡崇牙樹羽應田懸鼓鞉磬柷敔凡樂器之名未嘗再舉那之詩既言置我鞉鼓又言奏鼓簡簡又言鞉鼓淵淵又言庸鼓有斁蓋作詩者非一體此詩再三言樂之和故其言如此嘉客嘉賓也王者之後來助祭莫不和悅非獨此也乃自昔先王亦如此在昔先民亦如此莫不溫恭其色朝夕匪懈其執事薦饌則又恪然而敬虞賓在位周之時我客戾

止則是古者祭祀作樂必以賔客助祭為盛事也惟其如此故烈祖來顧我烝嘗之祭其所以享我如此者則以湯孫能將其祭祀也舜之作樂則自戛擊鳴球以下周之作樂則自設業設虡以下其樂器可謂多矣而那之詩樂器但止於此非商之時樂器不備也蓋言此數者則其他可知也故觀詩者以意逆志是為得之也

毛詩集解卷四十一

毛詩集解卷四十二

宋 李樗黄櫄 撰

烈祖祀中宗也

嗟嗟烈祖有秩斯祜申錫無疆及爾斯所既載清酤音户賚我思成亦有和羮既戒既平鬷假無言時靡有爭綏我眉壽黄耇無疆約軝祁支切錯衡八鸞鶬鶬七羊反以假以享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來假音格來饗降福無疆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李曰烈祖祀中宗也中宗大戊也史記云大戊立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一暮大拱大戊懼問伊陟伊陟曰帝之政其有闕歟帝其修德大戊從之而祥桑枯死殷復興諸侯歸之故稱中宗烈祖之詩乃祀中宗之樂歌也按商有三宗太甲為太宗太戊為中宗武丁為高宗烈祖則祀中宗玄鳥則祀高宗太宗則無詩非無太宗之詩蓋商之詩散亡多矣未必其初無太宗之詩也烈祖鄭氏以為成湯歐陽以為太戊鄭

氏以烈祖為成湯者則以那之詩衎我烈祖為成湯故以此詩烈祖亦為成湯以為太戊者則以此序言祀中宗故嗟嗟烈祖以為中宗如丙以甲為祖戊以丙為祖此古今之常也湯之後世以湯為祖中宗之後世以中宗為祖二說皆通如以烈祖為中宗固為無害如太甲謂之太宗亦謂之祖甲亦可以為烈祖也若如此序言祀中宗而以詩中所言者為中宗則亦不必如此之泥夫詩非一體也清廟之詩言祀文

王詩中專言祀文王我將之詩言祀文王而詩中亦
專言祀文王執競之詩言祀武王思文之詩言祀后
稷蓋其序既言所祀之人故其詩所言不及其他此
詩之一體也玄鳥之詩言祀高宗而其詩之所言乃
為中宗乎二家之說在學者自處之耳若從鄭氏之
說以烈祖為成湯則言湯之福可謂有常矣天又錫
以無疆之福故及爾中宗之世也若從歐氏之說以
烈祖為中宗則言中宗之福可謂有常矣天又錫以

無疆之福故及爾當時主祭之君也清酤清酒也既載此清酒於是神靈遂降格賚我以思成賚我思成亦猶所謂綏我思成也毛氏以為賚賜也王氏以為賚我以福與徂賚孝孫同鄭氏以賚讀如來往之來言神之來享不如毛氏王氏之說為不改字無害也王氏以賚為賚我之福固得之矣然分别綏賚二字則失之泥矣如綏我思成則以為湯孫能承烈祖之事業而廣其聲教則賚不足以道也夫所謂綏我思

成賚我思成其意一也但其字異耳徐安道見王氏之說而從而增廣之必謂綏安也安之者聖人之事也其說亦鑿矣既有清酒又有和羹有和羹有大羹有鉶羹其美其和則既戒既平既戒言調羹之慎既平言鹹酸之適其酒食如此可以盡其至誠也鄭氏以為和羹喻諸侯有和順之德鄭氏之說蓋舉晏子之言夫晏子舉詩一句以見意鄭氏以為說則非也上文言既載清酤下文言亦有和羹嘏既亦二字則

文意相接自可見若以和羹為取喻則清酤亦為取喻也鬷假無言言執事之臣鬷至於廟中無有爭訟此以見君能盡其誠臣亦能盡其誠也假至也祭祀之禮君牽牲公卿大夫序從是祭之日卿大夫皆列於廟中而盡其恭敬之心也使百官諠譁而失禮則非所以事神矣蓋宗廟之中尚敬故也惟君臣能如此然後為盡善矣故其神靈享之安我以秀眉之壽使得黄髮耇老而至於無疆約軝錯衡此又言諸侯

來助祭也所乘之車以朱篆約其長轂之軝以綠飾錯置於衡之上其八鸞之聲則鶬鶬然而鳴故諸神至而享之其所以如此者則以我受命為君而溥助我也王者祭祀四海皆來助祭然後為孝之大揚子曰孝莫大於寧親寧親莫大於寧神寧神莫大於四海之歡心清廟之詩言肅雝顯相雝之詩言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皆以諸侯來為助祭之盛事也惟其諸侯各以其職來祭故自天降之以康寧使之享豐年

穰穰之福也孝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惟其得四海之歡心故其和氣所感所以三光全寒暑平此天所以降豐年也來假來享但言神靈降格而錫之以福也詩人言福祿其辭多重複如天保之詩言福祿辭多重複魯頌之詩言福祿亦多重複故此詩言中錫無疆又言賚我思成又言綏我眉壽

黄耇無疆又言自天降康豐年穰穰又言來假來享降福無疆此詩人之常耳顧予烝嘗言神靈顧享予烝嘗之祭者則以湯孫將其祀事也王氏曰祀中宗言清酤和羮而不及樂與那執競異矣夫那之詩但言作樂烈祖之詩但言酒食非祭成湯之時則無酒食之味也非祭中宗之時則無簫管之聲也詩人各隨其宜而言之耳蓋以大樂之奏所以發揚成湯之意故那之詩專言作樂烈祖之詩所以不言也

玄鳥祀高宗也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大糦是承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來假來假祁祁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禄是何

李曰玄鳥祀高宗也高宗武丁也鄭氏云祀當為祫祫合也夫祫者已毁未毁之主皆合食於太廟玄鳥

之詩其所言者總祭商之先祖故爲合祭若以爲時祭則不及殷之歷代之祖矣此鄭氏之意也竊嘗以其説爲不然玄鳥之詩歷言殷之先祖其實爲高宗設也高宗中興之主也商之先祖能正四方故奄有天下其政中微則諸侯必有不服者高宗既興之後能肇域彼四海是以四海之諸侯莫敢不服此詩卒二句大抵言奄有天下之由而發揚高宗能紹祖宗之舊服諸侯之心也玄鳥之詩既爲祀高宗殷武之

詩又為祀高宗孔氏云或者指為時祭但其所述之事自有廣狹耳其說是也王氏曰玄鳥祀高宗之詩而上頌其祖下稱其孫子而已蓋上有以紹其祖下有以貽其孫子是乃高宗之功美也王氏之說未必全是王氏之意以為玄鳥之所稱者高宗之祖耳武丁之孫子耳至於高宗之德玄鳥未嘗一言以及之也夫上文言上有以紹其祖其說則是也至下文言下有以貽其子孫其說則未必然耳豈有頌高宗之

詩而曾無一言以及高宗乎是詩言在武丁之孫子非謂武丁之孫子也但指武丁一人也天命玄鳥玄鳥燕也其色黑故謂之玄鳥毛氏云春分玄鳥降湯之先祖有娀氏女簡狄配高辛氏帝率與之祈於高禖而生契此說是也鄭氏謂鳦遺卵娀氏女簡狄吞之而生契此鄭氏之說亂經也按月令仲春玄鳥至至之日以太牢祠于高禖天子親往后妃帥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高禖之前是

所謂玄鳥者舉玄鳥至之日也故詩人推本玄鳥至之日而生契故言天命玄鳥也司馬遷作史記又曰契母簡狄有娀氏之女為帝嚳次妃三人行浴見玄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司馬遷多愛奇者也故為史記其言多誣聖人如百里奚伊尹之事皆孟子之所不取子長獨載於史記蓋其擇之不詳如此鄭康成既曰釋經則當從六經之言而乃以謂簡狄吞鳦卵而生契則其過甚於子長者也觀生民之

詩與玄鳥之詩大抵相類生民之詩言后稷所以生者乃因姜嫄隨帝跡而往耳鄭康成乃謂因践巨人跡而生今此言玄鳥降之日以祈高禖而生契鄭康成乃謂簡狄呑卯而生契其多怪如此善乎歐陽公之言秦漢之間學者喜為異說謂高辛氏之妃陳鋒女感赤龍而生堯簡狄呑鳦卯而生契姜嫄履大人跡而生稷高辛四妃其三皆以神異而生子蓋堯有盛德稷契後世皆主天下數百年學者喜為之稱述

欲神其事故務為其說至帝摯無所稱故獨無說此則怪誕之說不足信明矣歐公之說可謂合於毛氏矣惟天命契故以玄鳥降之日而生契謂之商者契封於商也故其子孫奄有天下宅殷土芒芒者大也左氏傳曰芒芒禹迹言其大也古者上帝命威武之成湯古帝鄭氏曰天也謂之帝者但言昔者上帝非是天之名也言古者上帝命我成湯正其四方之疆域故得當天之命出其命令於諸侯惟其如此故奄

有天下而統一之成湯則既已然矣其子孫皆天所命無有危殆其後武丁子孫又皆中興故商之業所以不墜也此詩祀高宗而指武丁者蓋以諱事神者周人之制也自周以前則未嘗諱之也武丁以威武而王天下無有不勝者蓋其威武赫赫四方諸侯無不震服殷武之詩曰奮伐荆楚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則是四方無不服也惟其威武如此故諸侯之來助祭所建之旂則有十乘奉承黍稷而助祭以

見武丁之威可畏也自武丁以前商室中微諸侯必有不服者如周之中微楚貢包茅不入非獨楚也中國之諸侯亦無有助祭者春秋書天王使石尚來歸脤未嘗書其助則是諸侯無有助祭者也今武丁中興諸侯莫不助祭於京師則以武丁之威可畏也自此以下又叙武丁爲政之先後也王畿千里乃斯民之所止也先正王畿然後正四海王畿者四海之本也王畿不正其如四海何惟其王畿先正然後能正

四海之疆域四海之疆域既正矣莫不來至於京師其來至也則祁祁然而衆多河者所都之地也如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即此河也景員維河則以諸侯輻湊而至于河也景大也員均也言諸侯大來於京師也其所以如此者則以殷受命莫不得其所宜咸荷其福祿也殷武之詩言商邑翼翼四方之極今此言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則高宗之為政可謂有先後之序矣惟其得先後之序則諸侯之來助

祭故詩人因其助祭推本而言之耳

長發大禘也

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幅隕既長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玄王桓撥本末反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才結反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子兮反昭假古雅反又音格遲遲上帝是祗朱時反帝命式于九圍受小球大球為下國綴張衛反旒何天之休不競不絿

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遒(子由反)受小共(音弓)大共為下國駿厖(莫邦反)何天之龍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戁(奴版反)不竦百祿是總(子孔反)武王載斾(蒲貝反)有虔秉鉞(音曰)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苞有三蘖(五葛反)莫遂莫達九有九截韋顧既伐昆吾夏桀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予卿士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

李曰長發大禘也雍之詩言禘太祖長發之詩言大禘或言禘或言大禘鄭氏云大禘郊祭天也禮記曰

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是也孔氏遂釋之曰祭之名禘者多矣而此大禘為郊祭天者又非圜丘之禘也又非宗廟夏禘也又非五年殷祭之禘也其說皆不然郊自是郊禘自是禘趙氏之於春秋言之詳矣豈有禘祭而為郊祭邪鄭氏所以為說者葢泥於祭統之說不知其由也雝之詩言禘太祖長發之詩言大禘皆是禘其祖之所自出也豈有雝之謂禘乃為祭宗廟長發之謂禘乃為郊天之祭邪惟

王氏之說雝序以為禘太祖周無四時之禘故也今曰大禘則商有四時之禘故也四時之禘為小則禘其祖之所自出為大矣此說得之周之四時之祭禴祠烝嘗是無四時之禘也商之四時之祭禴禘烝嘗是有四時之禘也四時之祭其中亦謂之禘則禘其祖之所自出亦謂之禘故於禘其祖之所自出者謂之大禘所以別其非夏祭之禘也濬哲維商濬深也哲明也蘇氏言商之受命深遠不如毛氏鄭氏王氏

皆以為商之德此濬哲正猶書所謂濬哲文明也惟其德之深故不溺於褊淺惟其德之明故不至於昬塞然王氏但以濬哲主契而言惟先儒之説以謂商家深智不獨指斥一人也此説為長商之先世皆有深智之德其祥之發見也久矣自堯之時已然矣堯之時洪水滔天汜汜而天使禹敷治下土自京師之外大國於是畫其疆界使中國廣大均平而長遠也幅廣也隕均也是時有娀氏之女簡狄方大故帝為

之立其子而生契說文曰高辛氏之妃契母也自濬
哲維商而下總言商之先祖玄王桓撥以下遂一一
言之也玄王契也國語云玄王勤商十四世而興則
玄王爲契明甚契之時未甞稱王追成湯始即天子
之位契未爲天子而乃稱王者孔氏云國語云昔我
先王后稷又曰我先王不窋商頌亦以契爲玄王是
其爲王之祖故呼爲王非追號爲王也然謂之玄王
者歐陽公言玄深微之稱也老子曰玄之又玄此說

得之鄭氏以謂承黑帝而立子故謂契為玄王其說為不經矣桓如桓桓武王之桓同撥治也言契之威武善治故受小國亦達受大國亦達也蓋善治其國故國無大小皆能達其政令所謂可使南面者也惟能如此故使國之民循其規矩而無有踰越乃徧省觀之而政教之行無有壅蔽之患矣契既然矣傳而至於相土而相土之為人烈烈而有威武而海內截然而整齊所以畏其威也以此見相土能紹契之業

如此商之先祖其於上帝之命奉承而不違至於成湯乃與天心合焉齊合也以此見商之先祖及其子孫皆上當天之意也自此以下遂言成湯之德言湯能下賢甚疾而不遲故聖敬之德日以升進人之欲進德者但觀其用心而已使其敏於下賢則德之進日以急遲於下賢則德之進日以緩惟湯降已不遲故德之所以日進也以湯之降已也則敏至於明假於天則遲遲以此見成湯惟求其在我而不在於求

天下也惟不求於天下乃其所以上承天心故上帝親之命之以式於九圍式法也使之為法於天下也自此遂言湯受福祿之由也小球謂尺二寸之鎮圭大球謂長三尺之珽受此二玉所以為天子也為天子所以紀綱其諸侯而諸侯之於王室如旌旗之綴旒皆服屬於我此所以負荷其天之福也非獨然也又且不爭競不絿急不失之太剛不失之太柔其布政也則優優然而和此百祿是聚也受小共大共蘇

氏謂共珙通合珙之玉也受此合珙之玉則以下國大厚也惟其大厚天下故何天之龍焉爲龍爲光之龍同非獨此也又陳進其勇不可震不可動不戁恐不竦懼毅然以天下自任無有恐懼之心此百福所以聚總而歸之也百祿是遒百祿是總皆言祿耳不必分別也武王言湯也玄鳥之詩言武王乃武丁也此詩言武王乃成湯也隨其詩而觀之耳成湯親載其旆固執其鉞如火之烈烈莫有禦遏之者漢書刑

法志舉此詩句顔師古注云成湯興師本於仁義雖
秉鉞以欽爲先此詩所言親執其鉞不必說以欽爲
先也苞有三櫱毛公云苞本也櫱餘也此說得其本
者則爲苞少者則爲櫱本則夏桀也櫱則韋顧昆吾
也前漢云三櫱之興注云木斫復生曰櫱當成湯之
時桀與三櫱湯皆征之莫能遂莫能達故能九有有
截鄭氏以爲天豐大先三正之後非也湯之征三國
其征之也則有先後之序故先伐韋也顧也而後及

於昆吾夏桀焉昔在中葉此則太甲也鄭氏謂中世乃相土此則失先後之序矣此詩先言契與相土後言成湯後言太甲若以相土繼成湯為言則先後不倫矣當指太甲為是太甲之不明湯之天下震而且危也信也天之子商故降予卿士是乃阿衡左右太甲故卒免於欹傾之患也商之興也天既為之立其子又為之降其臣自古至治之世君明臣良無非天所以錫之也非如吞鳦卵而生契孕昴宿而生蕭何

蓋有是君有是臣君臣俱賢則是天之所錫矣然此詩言禘其祖之所自出而末言實維阿衡蘇氏云阿衡亦與禘祭意或然也蘇氏解雝之詩言宣哲維人以為文武之臣亦與祭此其為說未可信此章言阿衡與祭宜可信也

殷武祀高宗也

撻（他達反）彼殷武奮伐荆楚罙（面規反）入其阻（莊呂反）裒（蒲侯反）荆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維女荆楚居國南鄉昔有

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天命多辟音壁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直革反稼穡匪解音懈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是斷是遷方斲陟角反是虔松桷音角有梴丑連反旅楹有閑寢成孔安

李曰殷武祀高宗也毛氏云撻疾意也殷武殷王武

丁也非言撻然而疾乃殷武也以其殷武奮伐荆楚之國又深入險阻之地聚其國之衆而俘虜之使荆國之地莫不截然齊一此乃湯孫之功也鄭氏以湯孫為太甲非也即高宗也荆楚在商周之時為夷狄之國世亂則先叛世治則後服當湯之時必不敢抗衡中國及商室中微往往世世為中國患此高宗所以討之也文武之時亦未聞為中國患至厲王之後然後大邦為讎此宣王所以伐之也夫高宗所以伐

之者豈自恃其威武哉蓋以其為中國之患不得不
討之也則深入其阻豈得已哉此商所以中興也維
女荆楚此則責荆楚之辭言女荆楚居中國之南鄉
鄉者方也蓋荆楚正荆州之地也昔者成湯之時西
方之氐羌莫敢不來享於王莫敢不來朝於王其所
以修貢職者以其為商之常禮也夫荆楚之國以氐
羌較之氐羌尤為遠也氐羌之遠猶且修貢職況荆
楚乎此則謂成湯之時自遠近無有不服為子孫者

豈可不念哉亦必使遠方無所不服然後可以繼乃祖也不然則忝厥祖矣惟成湯之時如此此高宗所以奮伐荆楚所以為湯孫之緒也鄭氏以二章至五章皆責楚之辭惟王氏獨以二章為責楚之辭自二章而下皆述高宗之事王氏之説為優王氏此篇説之當矣言高宗能治夷狄故天下無有不服天命諸侯凡設都于禹之績者皆來朝于王也禹貢甸服之外每百里為差今立都于禹所治之功以歳時來朝

覲于王以見諸侯無不服也凡諸侯之所以朝于天子者勿使禍責之惟當以勸民稼穡而無有解倦則可以免禍責矣古者天子之於諸侯訓以農事視其農事或修或否以為賞罰也孟子所載天子廵狩惟以入其疆土地闢田野治則有慶入其疆土地荒蕪則有讓而養老尊賢獨居其下誠以農事為最先也成王戒諸侯亦以維莫之春亦又何求與夫庤乃錢鎛奄觀銍艾之類無所不備則以農事乃諸侯之急

務也諸侯茍能勤於稼穡則可免禍責矣上章言夷

狄率服則是天下無事其所先者農事耳故於此繼

而言之也天命降監鄭氏於此章乃謂命湯使由七

十里王天下又非也二章既言湯之時氐羌之遠莫

不來享莫不來王則湯之為天子也久矣不應至此

方由七十里王天下也故此章當從王氏之說言天

命諸侯各朝于天子又命天子降而監之諸侯為下

民所嚴敬者賞不僭也刑不濫也不敢怠遑者則命

于下國封殖之以福所以賞之以其黜陟諸侯各得其當故能以商邑翼翼為四方之取正赫赫其聲濯濯其靈者大也非獨此也至於身又享其壽考豈獨身享其壽考安寧之福至於子孫又蒙其利焉書之所載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非壽考且寧而何商之子孫緜緜不絶延祚六百非保我後生而何上章既言夷狄之服矣又言諸侯之朝天子天子又能賞諸侯則是天下安

寧矣此章遂言修宫室蓋天下無事然後可以興大工矣升彼景山之上有松柏丸丸然易直於是斷斬之遷徙之又從而斲削之凡此工匠之事無不致其虔敬以松為桷梴然而長衆楹又閑閑而大故能成其寢廟可以甚安也爾雅曰桷謂之榱楹謂之梲范文正公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先於憂勤終於逸樂今此商家能討夷狄之難又能使諸侯各朝於天子然後可以成其寢焉不然欲一日之

安豈可得乎閟宮之詩言淮夷來同莫不率從末章復言徂徠之松新甫之柏是斷是度是尋是尺松桷有舃路寢孔碩新廟奕奕蓋內既無事然後可以從事於此雖僖公未必能如此然其論先後之序及夫始憂勤終逸樂之意與此詩同也如宣王之興亦必先南征北伐然後考室茍天下未安而從事於宮室其能獨安乎秦始皇為宮室之麗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至於後世不得聚廬而託處焉為馳道之

麗東窮燕齊南極吳楚隱以金椎植以青松至於後世不得邪徑而托足焉夫以天下未安已獨以為安吾未見其能安也王氏所得於此篇多矣而獨以此章為取譬陟彼景山則高宗登遐於人君之道之譬也松柏丸丸則君子之才出於大道則實以圓譬之也至於是斷是遷方斲是虔則莫不皆有取譬其說委曲獨此章為不足信也

毛詩集解卷四十二